



全世界 我也可以 THE WORLD I CAN GIVE UP 放弃

疗爱作家

柏颜◎著

首部残酷青春小说

纪念我们凋零的成长，

日渐褪色的爱情。

假如真的有世界末日，我只想要
拥抱着你，为了你，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也许，没有那一场误打误撞的相遇，
他们几个人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四海潮生。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全世界
我也可以
THE WORLD I CAN
GIVE UP
放弃

疗爱作家
柏颜◎著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 柏颜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222-09220-4

I. ①全… II. ①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8520号

责任编辑: 马 清 黄河飞
装帧设计: 谭 靓 何 鹏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作 者 柏 颜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220-4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Chapter 01

早知道“破处”很疼，没想到真这么疼 001

Chapter 02

人不犯我，我不犯贱 008

Chapter 03

她说，微微，妈妈求求你了，这二十年来，我第一次求你 020

Chapter 04

小骚货，你学什么不好学偷人 026

Chapter 05

你不去当二奶真是会遭天谴 036

Chapter 06

我不怕狂风骤雨，我只怕上无片瓦，孤单无依 045

Chapter 07

靠一张脸吃饭是不是真的又轻松又有成就感 053

Chapter 08

我突然觉得胸口空了一块，不是空虚的空，而是空旷的空 064

Chapter 09

他笑了一下：“没事，我不嫌弃你。” 074

Chapter 10

我想要两个男人，一个当提款机，另一个当时光机 088

Chapter 11

这种话你也信 098



CONTENTS

目 录

Chapter 12

如果回忆没有止痛药水，拿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 107

Chapter 13

范逸群叹了一口气说，那个男人，我认识 120

Chapter 14

你究竟——要我拿你怎么办 128

Chapter 15

时间可以磨去我的棱角，但有些坚持永远都磨不掉 149

Chapter 16

这一生，总有一个人老是你过不去，可是你却很想，跟他过下去 172

Chapter 17

在所有好的、不好的情绪里，我毫无预兆地想念你，这是我不可告人的隐疾 196

Chapter 18

他说，你好，我是莫时生 217

Chapter 19

所谓两肋插刀，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插对方两刀 232

Chapter 20

而他的声音，是寂静深海的明亮光线，是黑暗洞穴的唯一出口 244

Chapter 21

她说，米微，你恨我吗 256

单恋番外：

你是我曾流经的那一段时光 281

后记：

读完依赖，我就离开 293

CONTENTS



Chapter 01



早知道“破处”很疼，没想到真这么疼



“大豆蒙”冲三钻的那晚我和思蜀正为是吃龙虾庆祝还是吃蜗牛庆祝而争执不休，忽然一个熟悉的提示声“叮”地从电脑里传出来。思蜀立刻开心地跟只蛤蟆似的蹦过去，却在按下鼠标的瞬间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是哪个王八蛋给老子打了个差评？”

我凑过去看，店铺名下华丽丽光闪闪的钻石确实多了一颗，不过新生六条的评论赫然出现在差评栏，宛如雪白墙上的一摊蚊子血，碍眼得触目惊心。

早知道“破处”很疼，没想到真这么疼。我和思蜀一边哇哇乱骂，一边打开差评的详情。

差评的理由我们真是见得多了，淘宝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说“好评点了没反应，试试差评行不行”把无知当幽默的败类，也有赫然写着“老板服务很好，性欲也很高，下次还要再来光顾”让人哭笑不得的文盲。和这些比起来这个差评正常多了，也犀利多了，就干净利落两个字——“垃圾！”

每次上新我们都选在晚上九点，思蜀还曾玩笑地说，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的。果然，被我们给撞上了，否则怎么会前一秒刚给完差评立刻就跟人间蒸发似的。

账号一看就是新注册的，购买记录里也只有刚在我们这儿买的六件数量很少的原单。

我发誓每卖出一件原单，我们都是快乐并痛着。因为数量实在太少，质量实在太好，连思蜀这个买惯了名牌货的大小姐都说这个价格绝对赚到。

不指望抢到的姑娘收到后对我们千恩万谢，但也不至于出手就扇我们两耳光啊。思蜀处理这种顾客比我有经验，旺旺上不回

没关系，照着收货人的手机号码打过去。

她清了半天嗓子，响了两声之后那边硬是毫不留情地掐了。

思蜀不死心，大有不把人家手机给打爆誓不罢休的架势。

工夫果然不负苦心人，第十八次的时候电话终于接通，那边传来不耐烦的女声：“干吗？有屁快放！”

思蜀压抑住怒火表明来意，没等她说完，那边就冷哼一声：“老子就是喜欢给你们差评怎么样？”

“要不这样吧，衣服不满意你退回来，邮费我们承担。实在不行，钱退你，衣服送你，把评价改一下好吗？”

“脑残你今天忘吃药了吧？老子我是缺那几件衣服还是缺那几个钱？”

“你妈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把人扔了，养大了胎盘？！”

思蜀从小到大还没受过这种委屈，被她爹妈跟掌上明珠似的疼着护着，我们和老师顶两句嘴，家长就恨不得甩我们两嘴巴的时候，她却因高二那一年和前任班主任“话不投机”而花了上万块的择校费来了我们班。

那天下着雨，她走到我身边的时候睫毛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她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已经博得很多好感，就连我这个性取向正常的女生都恨不得把她当瓷娃娃一样护着。

我拍拍她的肩：“算了，就当被狗咬了！”

她不甘心地咬牙切齿：“老子要得狂犬病了！”

美貌和智慧是不能并存的，一旦并存就会倒血霉的！

这句话我和思蜀很不要脸地共勉。

就在我们哑巴吃黄连，决定就让这件事翻过去的时候，思蜀和那个买家通话的录音被放到了网上。



打开网页就能清清楚楚地听见思蜀那句销魂的骂声，我们当时就震惊了，因为这个泼妇把中间的都删掉，给人一种她一接起电话就被思蜀劈头盖脸骂了一通的假象。

给自己塑造了一张林妹妹般梨花带雨的脸，把思蜀变成了披着羊皮的狼……

我和思蜀面面相觑，这次真遇见有文化的流氓了。我当时脑海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打死都不能承认，于是在下面用真身ID回帖：此帖纯属谣言重伤。欢迎大家来店里选购、监督，以正视听。

我也知道这么说没多大用，贴吧都是一群吃饱了撑着边抠脚边看热闹的主儿，看见这种爆炸性标题的帖子就跟苍蝇看见臭肉一样嗡嗡地凑过来。

说风凉话的也有，煽风点火的也有，表面安慰暗里讥讽的也有。

思蜀一页页浏览完帖子，第一句话是：“呵呵呵，我红了！”第二句话是：“我是不是挖了她家祖坟？”我摇摇头，淡定地告诉她：“其实你什么都没做，她只是欲火焚身，见人就烧……”

原本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可思蜀看完就哆嗦得连打开旺旺的勇气都没有。

我接到我妈电话的时候，思蜀正可怜兮兮地拉着我的袖子，让我今天先顶着，假如有人问起这件事，就说她决定咬舌自尽以示清白。

可我妈在电话里号啕大哭，她说：“米微，你不回来我就再不认你这个女儿！”

挂了电话我和思蜀交代两句就立刻往家里冲，倒不是怕她不

认我，反正这些年她也没怎么“认”过我。我只是见不得她哭，她皮肤过敏，每次一哭脸上就起满了红疹子，轻轻一碰就钻心刺骨地疼。我一想到她那个样子心里就疼得慌。

自从十三岁那年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爷爷忽然清醒地和奶奶在房里说话被我听见之后，每次回家我都犹如一根绷紧的弦。

以往妈妈每次哭都是偷偷地坐在久未拉开过窗帘的房间里轻轻地抽泣，单薄的背影仿佛茫茫大海里一叶随风抖动的孤帆。小小的我会伸出手去帮她擦眼泪，她总是怔怔地看着我。

爸爸大多数时候对我也是神情木讷，言语敷衍。年幼的我开始隐隐担忧，自己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并非他们的亲生骨肉。

这个念头折磨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我翻箱倒柜在一堆厚厚的灰尘里找出我的出生证明，看见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名字，方才安心。

这本出生证明曾被我视作随身携带的一张饼。古人说画饼充饥，我以为只要我忍住饥饿不去咬一口，就可以一直欺骗自己。

可是该来的终究要来，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大门虚掩着，我听见妈妈的哭声和质问声，还有爸爸忍无可忍暴跳如雷的吼声，他说：“这可是我自己的亲生骨肉！你生的那个不过是个野种！”

我被这句话最后两个字震得全身一颤，险些踩空兜头栽下去。

打开门，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个陌生的女人。她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穿着宽松的连衣裙，外套垂在圆滚滚的肚子上。她有恃无恐地看了我一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那目光里除了得意还

带着些许怜悯。

看见我，刚才电闪雷鸣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下来。爸爸垂下头，不知是不敢还是不想看我。妈妈怔怔地看着我，擦了擦眼泪，好半天才挤出一句：“微微，你回来了……”

“我回来得不是时候，”我用力挤出微笑，“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爸爸震惊地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回避他的目光，走到妈妈身边，极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些：“离了吧，对你和爸爸都好。”

话音刚落，一个凛冽的巴掌狠狠地甩到我脸上，妈妈双目怒睁溢满恨意地看着我。

我明白，我是她的噩梦，是她的包袱，也是她的命中克星。可是她不明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也在油锅里面滋滋地煎过，煎得我五脏六腑都要碎了。

最后，她说：“你给我滚！”

上了大学之后，我的房间和宿舍都几乎空置，尤其是和思蜀一起开了淘宝店之后，我几乎搬去她家与她同吃同住。她说反正她家大得藏了几个人都不会察觉，正好我还能去给她做伴。自从住在一起之后，做饭、洗碗、拖地我什么都做，我不开口说“谢”字，只能用这种方式感激她。

接下来的整个过程都很沉默，我收拾东西离开，像个毫无关系的租客。

走到门口，虚掩上门，下第一层台阶，下第二层台阶，到楼梯转角，我都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在嘶喊：“妈，你再也不叫我，我就真的滚了啊！妈，我真的滚了！妈！我要是滚远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可是那间我再也回不去的屋子就像被玻璃瓶罩住一样陷入死一般的沉默。走下楼，看着夜色霓虹、滚滚车流我像被人煮软的面条一样瘫下去。

Chapter 02

人不犯我，我不犯贱



思蜀的一个求救电话像一剂强心针把我从生不如死的边缘拉回来。

她和我妈妈同样威胁我回去，唯一不同的是，她说我再不出现她就要去跳楼。这句话让我产生一种我对思蜀重要性远远大过我这个女儿之于母亲的存在感，于是我拎起行李跟个女斗士一样，在车水马龙中穿梭，拉开一辆打出“暂停服务”标志的的士车门，不由分说就跳了上去。

思蜀一早在门口等我，扑上来就抱着我哀号：“米微，你怎么才回来？我家祖宗十八代都被人问候了一千八百遍了。”

她看见我的行李有些诧异，我大手一挥：“没事，你去歇会儿，我去看看！”

在我回家的这几个小时里，帖子已经盖了九百多层楼，看得我眼花缭乱、头昏目眩。有无数只刚注册的马甲在上面蹦来蹦去，好多人在喊我和思蜀现身，也有很多人在喊楼主。

思蜀在我千叮咛万嘱咐下忍住没露面，那个神秘兮兮的楼主也在甩上这个录音以后人间蒸发。

电光石火间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飞快地用鼠标点开“卖出的宝贝”那一栏，点开一个地址。我倒吸一口气，一边关电脑一边拉着思蜀往门外冲。

思蜀以为我被网上那些谩骂气疯了的要拉着她跳楼，死活拽着门把手不肯放：“姐姐，我还不死，我还没嫁人！”

我想说岂止你没嫁人，我也是个花季少女呢！只是刚刚我才发现那个贱人竟然是本地的，既然她敢录音，我就敢曝她的光。我带上相机，给“我俩的专属司机”范逸群打了个电话让他立刻开车过来，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拖着思蜀下了楼。



结果范逸群这个斯文败类非要送了女友回家才过来，害得我等得什么雄心壮志都烟消云散。钻进车一路睡，原来我只留意到地址是本市，没想到会在郊区。

范逸群开着他的越野车饶有兴趣地看着昏昏欲睡的我们：“你们俩看着哪像去报仇的，简直像去送死的。”

事实证明范逸群是个乌鸦嘴。

车在一处三层楼高的民房门口停下来。我仔细核对了一下门牌号，确认无误之后刚按下门铃，就听见一个诡异的女声不晓得从哪个角落传出来。

“别按了，这家人都死光了！”

当时就跟中了邪一样，我脑子里重复地滚动字幕：死光了……死光了……死光……了。

路灯惨白，一阵阴森森的风从破旧的巷子穿过，吓得我们三个人虎躯一震，面面相觑，刚准备上车逃跑的时候，忽然听见刚才的声音叫救命！

等到思蜀谨慎地辨认之后确认这是人的声音，我和范逸群已经真真切切地看清楚这确实是一个人，因为……她怕死。

楼房背后布满铁锈的水管上面攀着一个姑娘，在大概两层楼的位置风中凌乱地喊着救命。

范逸群大喊：“你跳，我们接着你！”当他刚说出“我们”两个字我和思蜀就立刻闪开了，倒不是我们见死不救，毕竟这么难得的机会还是便宜范逸群一个人好点。

那姑娘颤抖着往下瞅了瞅，看见张开双臂的范逸群，便眼一闭心一横，松开手，腾的一下稳稳落进范逸群的怀里。

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这下差评有救了，范逸群现在都是她的

救命恩人了，想她干点什么那不是小菜一碟吗。但是很可惜，我想错了。那姑娘自我介绍说叫轻初，并口头对范逸群表示感谢之后，就立刻问范逸群：“你能爬上去帮我把三楼那扇窗户打开吗？”

思蜀和我对她询问再三，才知道她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她的室友才是。原来那个人不仅是个贱人，还是个贱人中的VIP。轻初告诉我们，这栋楼里就她们两个人，因为一楼基本不能住人，二楼是那室友的仓库，三楼两间房，她俩一人一间。

今天中午就因为轻初没留意养的一只小狗在她房间撒了一泡尿，那个极品就趁轻初不在家把狗给扔出去了，甚至换了楼下的锁。房东正好出差不在，轻初已经在楼下砸了一下午门，里面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爬水管，没想到高估了自己的小身板，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她恐怕要在那里挂到第二天早上。

轻初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们。范逸群二话不说，外套一脱就跳了上去。当看见那些锈水渐渐把范逸群几千块的白衣腐蚀得面目全非时，我真替他心如刀割。

范逸群像只壁虎一样很快钻进窗户，不过下一秒我们就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还有人喊非礼……

“竟然有人在家！”轻初的表情恨不得要吐血三升……我们赶紧跟上去，生怕这里真的变成凶案现场。

我发现“相由心生”这个词造得太真相了，果然极品长得都是一副脸被人拍得凹进去的样子。

她看见我们和轻初一起冲上来，还以为我们是她找来的朋友，竟然装腔作势地说要报警，告我们入室抢劫加强奸！



范逸群被后一个罪名吓着了，他颤颤巍巍地嘀咕：“我哪敢强奸你啊，就是你强奸我我还要考虑下啊！”

极品穿着一条吊带睡衣在我们面前拿着电话虚张声势：“你们再不走我就真的报警了！”

轻初担心自己的小狗，冲上去质问她：“我的狗呢，被你扔哪儿去了！”

“你是不是傻呀，我扔哪儿它就一直蹲哪儿吗？鬼知道跑哪儿去了！”

轻初不再说话，噙着眼泪就往楼下跑。我们都怕她找不到狗把自己给丢了，让范逸群赶紧开车陪她去找，我和思蜀则留下和她谈判。

她倒是还蛮爽快，直接就承认了。只可惜被这么一闹，我忘了开录音笔。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今天把差评给改了，我们还能交个朋友。”

“免谈，滚蛋！姐姐我要睡了！”说完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咣啷”一声把门关了。

我和思蜀面面相觑，犹被雷击。

回去之后，我和思蜀左思右想都觉得心口憋着一口气。我们想了无数种方法，比如趁她不在家爬窗户往她被子里放蛇，或者给她寄装了狗屎的快递，甚至找个帅哥去勾引她，再在她爱得要死要活泥足深陷之时狠狠地甩了她！

不过这些方法不论是在成本还是在技术上付出都太不值得，我们只有算了，人贱自有天收。

轻初却不这么想，那天我们又是救她又是帮她找狗之后，让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尤其是在得知自己的室友竟然做出如此惨无